彰烈祠志 乾

彰烈祠志目錄

卷之一

報牒

集錄上

詩

聖上之五年甲辰復設咸鏡北道評事余從近侍首當
差遣維時 朝廷有北顧憂將修擧廢墜而顧余才識
劣昏入幕周年無所籌畫策有一事所經營者盖於萬
曆丙辰歲惟我先君爲北評事以方伯指揮採南北道
事蹟述北關志而一本留咸營見失一本燼於家火惟
手草雜記數紙見遺於休稿中卽記故評事鄭公文孚
當壬辰之亂與土居儒生倡義誅叛賊討倭寇事者也
鄭公及諸義士樹此大功而爲當時道臣掩蔽未蒙甄
賞誠爲道內人心所共憤惋其在 國家激勸之道不
可以事在旣往置之而先人文字適復見遺爲今日之

公案者似有天意存焉故余入北後卽與鏡城儒生輩相議思欲表章其事欲以鄭公配享于尹文肅之廟以書稟議于方伯閔公鼎重閔公樂聞而復之使別立祠宇於樂亂里首事之地而欲先 啓聞于 朝廷以擅重覺難顧念鄭公坐詩案以死國人咸稱其寃而未有伸雪之典今若遽請立祠于 朝廷而朝議或不之許則事終難諧故於是士人等呈文于方伯欲以此廻公論先立祠宇方伯通議于大臣得其報可而後許之且捐營穀爲工役費時余執友洪斯文錫龜守端川郡素多藝旁透堪輿術余約會于樂亂里遂定祠基於武溪

湖之上武溪郎故　贈監察李公鵬壽之所居而李公
實邀致鄭公於此仍謀起義兵也其池四山環擁如盤
中而一面兩山合襟處有湖水山之內外皆成湖兩內
湖之上有丘林焉丘之西南數百步許山麓平曠地即
祠基也欒亂里一名瀛郎風氣凝聚爲壯土名勝之區
而武溪又里中之最勝處也基用申坐寅向乙巳四月
二十六日開基始役九月功告訖以其月二十五日行
奉安祭鄭公位主壁以監察李公配之崔公配天池公
達源姜公文佑俱是倡義之人亦有并享之議而初未
敢輕擧僉議咸以爲宜余議于方伯使之追配且念祠

宇旣成之後恐無以守護於是別營書堂于祠墻之外
名以燭龍爲里中士子群居修業之所而祭時則爲祭
官齋宿之處祠宇凡三間書堂凡三間監董其事者儒
生李純郁玄以機也又選儒士之望爲書堂有司李發
榮其人也伐材于明川府境府使南令公淑力幹其役
兵使李令公汝發鏡城判官李君奎鎭富寧府使許君
商濡輸城察訪趙君穊漢吉州牧使姜公鎬鍾城府使
李公之韞及端川并有所助時當農節重煩民力役用
鏡明言三邑僧軍役糧用餘有度穀五十碩仍付書堂
有司使之取息如古社倉之制以備諸生學糧方伯聞

之又損營穀一百碩以贍之且給屬公奴婢五口爲廟
直爲護書堂兵使又割給屯田以爲祭田判官又給漁
船一隻俾爲祭需及諸生之供余又與方伯相議採訪
兩湖道壬辰義士事蹟凡得二十人姓名方伯 啓聞
于 朝請追加 褒典 下 廟堂議悉如所請其未與
啓聞者方伯又給子孫免講帖且給食物余又承
召還 朝上疏請伸鄭公之冤 褒贈崇爵 上亦許
之與道內義士 贈職之典一時舉行獨從祠宇 賜
額并欲上請而 朝議以爲太遽無漸故姑徐以俟可
仍念壬辰倭寇創殘八路而叛民并起爭縛長吏者誰

北路爲然其人心可見也若非忠志之士糾義之舉則北一道當不爲我有而功業既就之後又被掩覆於人迄茲七十年間聲烈翳然此余所以有所感發於先人文字而惓惓於是事者也適會時忝方伯北邊其所以昭揭義烈樹立風聲者實爲目今第一急務故聞者不以爲迂而事竟得就然非方伯閔公身任世道素用力於此等事又非兵相以下諸公好義協助之力又奚能就此之亟也余既裒集鄭公倡義時狀 啓及經營祠宇時凡干文字編爲一冊付之書堂且記事之首末俾爲後考云丙午暮春下澣弘文館副校理李端夏志

彰烈祠志序

昔在 宣廟壬辰島夷來寇蹂躪我東土而關北一路最被創殘 行朝隔絶妖孽內應鐵嶺之外將不爲我有矣時則評事農圃鄭公與數三同志之士奮起鳥竄之中激勵烏合之衆竭忠仗義出奇制勝卒能大鏖方張之賊以成恢復之功何其壯也然而藩臣忌嫉公肆誣捏而荒塞遐遠又莫有辨暴者爾來百餘年 朝廷訖未詳其事實而世亦無是非之眞矣我先君子文貞公嘗 孝廟朝以憲官出補鏡城通判既至詢問故老想像感慨聞李姜崔池四公之墓在境內遂操文而往

祭之厥後先仲父文忠公按節本道畏齋李相公適爲北評事與之合謀益加擴實狀請于 朝追施褒奬仍立祠于當日始事之地且搆書堂於祠外祠曰彰烈堂曰燭龍規模制置皆畏齋之所指授也畏齋既又裒集公私文字之有關於此事者編成一冊名之以彰烈祠志付之鏡之諸生助 先王朝丙午歲也諸生仍以丙午以後文字無遺細大不佳修輯剞劂而藏之堂馳書告不佞曰自先大爺奠酹之後諸公遺烈始得闡明而褒尚祀享之典至于文忠大爺而大備焉向公之爲評事也亦嘗拜于祠而徘徊于堂歸又請官農圃及持憲

之後孫農圃節愍之狀又出公手此祠始末殆同公之
家業茲志之成公豈可無一言不佞蹶然而起曰夫以
不肖身猥藉先徽托名於斯役誠至榮也況諸章甫所
以命之者如此其安敢以不文辭嘗聞邵子曰死天下
事易成天下事難夫邵子豈以殺身成仁者少之哉蓋
就其成事之難而言之耳今農圃諸公協心糾義克樹
大勲其中又有戰不旋踵死而無悔者而其所以死之
者又爲成事之本是則眞無愧於邵子之言而抑有過
焉者矣噫死事與成事者並舉於一軍此古今之所至
難也其可與一時之立懂立功者比論之哉然非平日

所養者厚則決不能成就得此事其有資於學力亦可
知已而今之議者乃謂邊鄙用武之地不當施以文教
至欲盡敺衿紳以編軍伍嗚呼若使此說得行其將不
復知有親上死長之義而遂變爲左衽之俗矣是果有
益於固邊圉防患難之道哉其亦不思之甚矣余爲幕
官時已知北方文化大行士多興起於學絃誦之風蔚
然可觀近來則又非前日之比云茲豈非　聖朝培養
之效乎萬一有虞其必有慷慨激昂爲國之光以追繼
前人之風烈者諸章甫其各勉之哉時戊戌仲秋下澣
崇祿大夫行議政府左參贊兼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

春秋館事 世子左賓客閔鎭厚序

狀啓 自此以下至報牒皆贊成公倡義時手稿凡十篇

倡義起兵入守鏡城後擊斬倭賊狀啓

自鐵嶺失守西路阻絶未聞 朝命爲白有如乎節都巡察使兼觀察使金命元關字及 有旨段阻塞不通次慶源府使吳應台朱乙溫萬戶蔣希唐玉連萬戶姜朕吾村權發具滉等持德萬洞村氓傳書來到爲白有去乙臣伏見 有旨始知 行在爲安七道倭賊幾盡勦滅不勝感泣欣抃罔極爲白齊當初北方事段去六月十二日鐵嶺兵潰後南道列邑軍民罔有固志望風

奔潰仍致長驅之勢爲白去乙上洛府院君臣金貴榮
徵兵北道爲白良在乙北兵使韓克誠亦所當領兵親
赴事是白乎矣適音六鎭諸胡伺釁嘯聚將有腹背受
敵之患乙仍于兵使段留鎭吉州以爲聲援爲白
遣節令斜亇洞權管高敬民率精兵二百名馳赴賊
又令會寧府使李瑛率精兵四百名繼往北青爲白有
如乎賊勢益熾不能防遏李瑛等亦遂踰磨天嶺退北
兵使合兵一千餘名軍于吉州臨溟地接戰斬倭七級
富寧府使元豪戰歿妖言流聞軍情益撓北地精銳之
兵太半宵遁翌朝賊兵來襲餘軍一時自潰兵使以下

僅以身免欲退守鏡城爲白良置人心已散城內如掃
不得已李瑛段欲守會寧韓克諴段欲守鍾城次去七
月二十三日分會寧驛子李忠卿親軍衛金世彦鄉吏
鞠景仁等倡首作亂　王子君兩分及上洛府院君金
貴榮長溪府院君黃廷彧前承旨黃赫宣　傳官趙仁
徵南兵使李瑛會寧府使文夢軒咸興判官李蕙等乙
捉給倭賊自會寧作變之後鍾城以北人心並爲離叛
至於北道虞候李範穩城府使李鋕兵使韓克諴等亦
爲本道人所捉給乙仍于其餘守令鎮將爲其下所圖
不能自保僅以身免臣段置亦爲土人所射幾死得免

來在鏡城海村鷲白有如字鏡城府使鄭見龍前座首
徐遂時座首李麒壽太府/安原權管姜文佑及第朴
鋼在前權管姜壽延幼學崔配天正兵姜壽遐穩城判
官李訥慶源判官吳允彥良訓戎僉使金磷柔遠僉使李
希良美錢僉使金毅茂山萬戶李蘭玉連萬戶安沃朱
乙溫萬戶元希唐黃拓坡權管咸以良吾村權管具滉
兵使軍官前監察吳命壽前萬戶金龜長訓鍊奉事許
太任內禁衛李彭齡忠義衛李應雲李貴瑞定虜衛孫
傑羽林衛李應鸞保人洪大連遭城府使軍官前萬戶
崔慶元忠義衛魚起瀛前司僕嚴俊億定虜衛鄭春龍

別侍衛李壽根保人鄭時龍保人李宗信保人郭儉鏡
城軍官前內禁衛李鉉穩城判官軍官定虜衛李光辰
李天龍柔遠僉使軍官前內禁衛金大寬甲士崔命玉
申九鶴訓戎僉使軍官定虜衛鄭勵別侍衛李長亨金
興福高永珍朴從禮校生韓得采德男義錢僉使軍官
別侍衛安德壽甲士方仁鶴忠順衛張鵬甲士李贊黃
柏坡權管軍官別侍衛田興漑保人崔龍潭甲士李夢
福康來避亂人成均館權知學諭李成吉前直長申石
濟生員申櫓幼學李精璨幼學申棏申榕入居林廷彥
幼學申楫書吏崔彥鵬保人吳慶男吳應男等遠近來

會與臣共謀倡義今九月十六日入守鏡城倉穀城池
倭賊久留板蕩之餘徐遂李麒壽及官奴等收其餘噎
封閉修葺以待臣等爲白有齊本月十八日巳時量吉
州留屯倭賊九十二名奄至城下有一倭將意謂如前
突入城門爲白去乙貝錢僉使金鎭所領官奴鞠世以
劒斫臂其父官奴世必扶執下馬仍爲㐣擒梟示軍中
爲白遣其餘設列立城底爲白有去乙金鎭及宋乙溫
萬戶李希唐多數發射中賊中馬爲白良沙始爲退還
爲白去乙安原權管姜文佑倡首吾村權管貝滉朱ㄱ
溫萬戶李希唐等十五名自願追擊與本土及第前萬

户金大震中路相逢並力追之一息餘程合戰十餘度
多數射中倭賊載屍奔北流血濺道馬匹及衣服雜物
乙並爲棄走姜文佑斬首一級因日昏未得窮追爲白
有齊同斬馘割耳二級段由山路觀察使處以已爲上
使爲白有齊本府土兵前別侍衛庚億壽入居甲士李
太玉等當初倭賊據城時奮不顧身射殺倭賊埋置爲
白有如可臣入城後庚億壽段二級李太玉段一級正
兵姜得璜段一級並其所奪環刀來納爲白齊道內慶
興慶源等地藩胡與深處諸酋。時傳箭慶興府及所
管四堡全數陷掠人民殆盡爲白有沙餘良慶源所管

阿山乾元二堡及古阿山古乾元倉有信倉海倉穩城
德明倉德山倉海倉鍾城浯溪長豐里方山里鹿野倉
造山里海倉會寧櫟山倉古郎巨里倉等並爲搶掠爲
白有去等新集散卒以南圖吉州之倭北祈充弁之胡
種爲閭處吐分不喻鏡城府亦六鎭要衝之地距吉州
二日之程距會寧亦二日之程是白去等介於兩賊之
間兵無徵發之處糧無繼運之策加于閭處爲白齊大
槩賊數多少雖不詳知爲白良置利城端川嶺東吉州
四處留在之數各四千餘名是如爲白卧乎等乙前良
攻守便宜與諸將相議盡力措置妥料爲白乎於臣亦

無印信官以當此變亂之時白文封 啓似無符驗乙

仍于權關富寧府印信至爲惶恐爲白臥乎事是良尔

詮次以善 啓向教是事 萬曆二十年壬辰九月二

十日 按李麒壽即鵬壽之兄兄身同居襲亂里鵬壽實主倡義鄭公癸巳正月十六日二月初二日狀啓皆以鵬壽爲倡義之首而不入於此恐是脫落

誅叛賊會寧鞠景仁明川末壽等狀 啓

臣與鍾城府使鄭見龍共謀集兵緣由已爲由水路狀

啓爲白有在果風濤盜賊之間恐未得達爲白乎去

更良陳達爲白在果狀 啓未盡辭緣及近日措置事

段臣初與李聖任及慶源府使吳應台等入鏡城曉諭

軍民以爲攻守之計爲白良置民惑已甚百不一信叱
分不喻京來將士亦無固志多欲南出乙仍于不得已
各散或向山路或向海道欲達官軍臣來在海村欲爲
乘船次適聞道路傳言具滉等特巡察使開守北還之
奇爲白遣臣卽通于鄭見龍謀與土人及諸鎭將入據
鏡城庭集城中軍民諭以 國家中興回心討賊之意
帖召遠近兵馬以爲討叛滅倭之計爲白良置賊勢方
張人心疑懼非但應募無幾叱分不喻會寧叛吏鞠景
仁段受倭官稱判刑威制一府以塞六鎭徵兵之路潛
通倭賊常爲挾擊鏡城之計爲白遣明川寺奴宗秀段

稱六將用傳令輸載絡繹締結吉州之倭屠殺王豪以
過義旅之興爲白乎等以鏡城守禦孤弱不振倭胡挾
勢南北有叛僅僅支保死守是訃爲白有如乎本月初
二日會寧鄉所牒呈內本府居鄉吏鞠景仁亦本是頑
惡之人以平時用事之日多般作惡爲白良置非大段
事是乎等乙用良置而不治爲如乎次鄭倭賊猝發衣
冠顚倒京外遑遑本道乙山川險高道路隔遠是去凡
干士大夫是沙餘良　王子君兩分及陪來領府事府
院君承旨等欲避倭變委入此城爲有去乙倭賊自富
寧直入之奇乙上項鞠景仁亦聞知爲遣欲媚倭將使

其徒立功於倭賊爲白乎矣陰令親軍衛金世彥驛子
李忠卿官奴承水官奴京伊及其矣所知雜類等率良
余同 王子兩君及夫人與領府事府院君承旨等夫
人數是等乙各其所在處乘夜突入不意執捉結縛堅
囚軍營爲遣其時府使判官以使不得下手盛陳軍威
府使軍官前萬戶李涵內禁衛金德新判官軍官崔德
興及府助防將虞候軍官張應鰲鄭仁信等及府下人
前日有嫌爲在鄉吏貢億福官奴青龍等斬首示威後
倭賊到古豐山爲有去乙同叛吏鞠景仁亦 王子執
捉詞留是如倭將處其矣素厚鄉吏孫岷以馳告爲乎

矣其時段城中軍民並只避亂入山乙仍于鄕所等段
置上無官員下無軍民是乎等乙用良亦爲入山爲有
如可倭賊入城後還來爲乎亦中軍民等徐徐還來爲
良置向前叛吏鞠景仁亦要名於倭將受判刑二字之
帖擅權於城內逞一已嘯聚之計又立威權恣斬無辜
軍民千餘名使生存之民不得下手日增道路以目是
乎等乙用良鄕所校生軍民等雖有憤憤之志亦㤼於
積威莫敢下手爲有如乎次金世彥李忠卿承永京伊
漢福等段秉機斬首爲有乎矣同賊首鞠景仁亦威勢
堂堂族類如麻秉機無際是置有等以上項金世彥等

斬首乙烏亦列鎭不得爲有如乎道關內義兵抄送事
再再分付爲有乎矣上項鞠景仁亦道關乙置之度外
一不舉行爲去乙一邑軍民憤其義兵不送咸聚一處
大陳軍威向前叛吏鞠景仁及同謀作亂爲如乎其矣
妻娚內奴朴林金林其矣義子崔麟守是沙餘良金允
福吳福壽奴彦俊等一時相戰射殺同日斬首爲乎矣
鞠景仁段處斬手足朴林等段斬首合七首乙品官色
吏等準授並只函送爲遣義兵段置來明日抄送爲在
果叛吏鞠景仁執捉時功勞人等乙秩秩分等成冊上
送爲白卧乎味牒呈是白有亦背機劇賊雖已就戮自

前叛豎尚挾倭勢乙仍于先定明川次圖吉州討料次
明川品官及村氏等相聚數百分道掩襲爲白如可叛
賊據城多放火砲爲合之衆旋卽潰散是如爲白去乙
臣遣吾村權管具滉安原權管姜文佑各率精騎三十
名 臣矣軍官慶源前別監鄭應福鏡城親軍衛全德龍
及鍾城府使鄭見龍軍官鏡城土兵及第朴銀桂慶尊鄭
時龍等自願從討晝夜并行比到明川則同末秀亦自
知勢窮身佩戎器竄居山谷爲白有去乙追至深山鏡
城土兵全德仁先得其蹤本府營軍士金千連執縛生
擒并捉其黨鏡城内奴論孫明川官奴文亭定龍人張

應豪等斬首爲示軍中爲白遣餘黨四散或投倭賊或
竄山間時未盡捕爲白有齊向前會寧所誅鞠景仁及
明川末秀段頭及手足並只函送爲白遣自餘斬馘十
三級段山路氷雪輸送甚難乙仍于不得已左耳割取
小牌書名上送爲白齊逆賊財産法當籍没所當錄
啓處置事是白乎矣唯只府庫板蕩之餘邑縣散民勸
勵慰撫次以權用於軍中賞格不勝惶恐爲白乎旀田
民家舍段從當　啓聞給付討捕人爲乎乙去等料爲
白在果向前兩賊特一么麽小豎良中討賊人分等錄
功恐涉煩瑣爲白乎矣新集之卒若無聳動之擧則響

應甚難絃如冒瀆 上聞爲白齊兩逆授首之後南北
始通穩城以南鎭堡徵兵稍稍來到唯只慶源軍時未
到防爲白齊鎭堡諸將等聞鏡城守禦之奇或自北關
南出或自南程北還皆入鏡城受臣節制爲白在果防
垣萬戶韓仁濟潼關僉使李應星永達萬戶鄭禮國南
老知權管柳大男高嶺僉使柳擎天寶化堡權管李彥
祥森森坡萬戶韓大防將軍坡萬戶吳大男造山萬戶
印元恍魚游澗萬戶方佑周細川權管朴禮範等次次
來會爲白乎旀斜乎洞權管高敬民段持巡察使關字
自別害來到爲白遣兵曹佐郎徐渻定配人羅德明在

外村曉諭村居軍丁爲白如乎節段並只入城爲白有
齊六鎭一經倭賊之後軍器倉穀僅餘十分之一二爲
白良置各自封閉叱分是白遣馬匹盡歸倭賊乙仍于
無有轉運相通之勢爲白齊鏡城段幸有長片箭各七
百餘部千人半年之粮爲白乎等以聚軍千七百餘名
內他官軍段官給穀料本府人段並只自備以食爲白
齊大槩前後使土人再三入吉州城中覘賊虛實爲白
乎矣賊徒萬餘分據公私廨城內別作深溝高壘晝夜
候望巡更爲白去等輕擧見辱爲白乎乙去百分商量
某條觀勢出奇先挫銳氣然後一擧盡殲爲白遣次及

嶺東端川計料烏白鬪爭事是良尔詮次以善　啓向
教是事　萬曆二十年壬辰十月十四日

誅叛賊鏡城鞠世必狀　啓

北道自倭寇之後南路阻絶不復知有　國家亂民縛其守宰叛卒逐其鎭帥各自稱將以迎倭賊烏白有如乎鏡城官奴鞠世必亦以會寧叛吏鞠景仁同姓二寸叔父通謀會寧之變因受倭賊體伯之官與倭同處相爲表裡威制一府供奉倭奴叱分不喩諸鎭將及京來士人避亂山谷者乙通文六鎭捉致倭賊烏白乎旀倭退吉州之後臣　及李聖任等來入本府謀欲擧義次同

世必尚假倭威黨與寔繁逞其反側之謀沮敗倡義之
擧乙仍于臣等孫立勢單不能顯戮各散南出圖赴官
軍爲白如乎節巡察使關字自別害來到李聖任段遇
於山路爲白遣臣段來在海汀得見道路傳言爲白齊
品官徐遂李麒壽等爲先嚮應諜與京來將士及土兵
數千人同入鏡城以爲攻守之計爲白良置當此人心
已惑 王化不究之日南有明川逆豎近挾倭勢北有
會寧叛吏盧行六鎭世必以聲勢相倚之賊儼然爲舟
中之敵是白去等若非權謀詭說先釋其反側之心爲
白在如中盤據老賊不無逞手之虞乙仍于溫辭開諭

曉以棄過滌垢之意父子錄功亦以章功免罪之端一
以定群下疑懼之心一以絶會寧陰伺之路爲白有如
守節會寧明川兩邑授首軍勢稍振紀律漸張爲白有
去等覆載難容之賊恐有他日網漏之患縋如卽於軍
中處斬梟示函送頭級手足爲白遣其子鞠生段斬首
割耳上送爲白齊大槩經亂以來民無防禁或有連引
僞賊殺掠村家或有嘯聚山藪白晝殺越者不知其數
今聞 國家再造與刑惟新爲白遣人懷自疑頗有顧
望之端叱分不喻京來將士及本土良民等嫉其既往
之惡或發指作之言爲白乎等以六鎭徵兵或有畏罪

而不察者至爲可慮爲白昆臣以幕下小官擅便爲難爲白在果最只當事之臣以不得已權行爲諭之令除其首惡捨其脅從以廣應募之路爲白乎旀見于啓聞事段置當此路塞之時 上達甚難陪持人等乙募其願往者起送爲白去乎 恩賞重事非自下所敢擅請是白良置其矣徒等功勞段不敢不 達爲白卧乎事是良尔詮次以善 啓向敎是事 萬曆二十年壬辰十月 日子脫落

吉州長坪破倭賊狀 啓

自臣入據鏡城之後會寧明川南北有叛坐守孤城未

卽擧事爲白有如乎節兩道授首六鎭徵兵稍稍來集
爲白良沙去月二十七日潼關僉使李應星乙用良留
鎭將差定率軍七百餘名使守鏡城爲白遣臣率軍千
餘進往明川縣爲白乎如中吉州牧使鄭熙績輸城察
訪崔東望逃爲來會爲白齊倭賊千餘段據吉州城內
三百餘段在吉州南八十里嶺東地相爲往來聲勢相
倚或千百爲群樵採山谷或分兵四出殺掠村家恣意
橫行略不顧忌爲白齊臣與中衛將鍾城府使鄭見龍
率鏡城以北軍千餘留明川抄出精兵四百分二運進
屯古站也設伏要路爲白遣左衛將高嶺僉使柳擎天

乙同良領吉州軍千餘屯海汀以伺摽掠之賊爲白遣
右衛將慶源府使吳應台段率吉州兩里及西北堡土
兵與本堡將據堡抄出精兵設伏洞口以斷樵採之路
臣從事官前引儀士及第元忠恕段率精兵二百餘屯
吉州北三十里阿間倉登山覘賊次同月三十日早朝
倭賊六百餘名張旗出城向海汀加坡里爲白去乙同
元忠恕亦卽卽馳報各處伏兵將爲白遣率其部下直
要歸路次倭賊焚蕩村舍刼掠財畜擄其婦女令從迴
還爲白去乙元忠恕與賊接戰斬其先導兩賊倭賊北
退爲白去乙乘勢追擊遇倭賊大軍令其步卒登山據

險身率精銳捍後退保次古站伏兵將防垣萬戶韓仁
濟聞報即時率諸將士三百餘騎馳往二息程與元忠
恕合擊倭賊狃於屢勝以爲誰何先驅所掠卜馱向吉
州巨魁政丞稱號名直正者監司稱號名都閫汝文者
及節度使稱號名不知將等五人率精勇軍四百餘名
敢死突戰多放鐵丸爲白去乙左斥候將吾村權管具
滉右斥候將安原權管姜文佑別將玉連萬戶安沃臣
從事官造山萬戶印元忱軍官慶源土兵及第黃嗣元鍾
城府使軍官土兵及第朴銀桂等各率所部一時突陣廝
徒下卒無不鼓勇射矢如雨倭賊等皆下馬地鬪爲白

如乎猝遇突騎自卯初至日昏兩軍出沒交兵力屈始
爲登山北走爲白去乙適音左衛伏兵將斜々洞權管
高敬民亦率所部遮截山上爲白遣我軍精勇左右夾
馳直上峻山追至十餘里一賊背上矢中十數幾盡殲
戮將帥五名並爲射斬中箭墜崖不知其數所掠人畜
全數還奪軍裝雜物並以獲得爲白齊斬割左耳八百
二十五介段監封上送馬一百十八匹段各授所奪人
爲白遣環刀段亂軍各自佩持時未盡取爲白有齊旗
二十九甲五十部冑八部槍十六柄銃筒二十六柄鐵
丸六百四十六介藥桶十五介等物段留上爲白在果

大槩酣戰日寄未能一一斬馘爲白良置中箭入城逃
竄山谷以死者不知其數爲白齊城中餘賊厥數不多
叱分不喻卒皆殘弱是如爲白乎等乙以來明日間一
擧盡蕩計料爲白乎旀人心叛散之餘始此破賊所當
人等錄功聳勸軍情是白乎矣事未畢定之前先錄小
功以　聞朝廷事體未安乙仍于一一置簿事定後
啓聞事安料爲白有在果唯只令去　啓本陪持人鏡
城儒生權配天段當初倡義時始叱盡力周旋叱分不
喻節段置自顧赴戰斬馘一級爲白有旀浦巷之間零
賊充斥公事往來之際或被擒獲人不樂行乙仍于自

募能射良人李長春童義節校奴億俊並爲發送爲白
卧乎事是良尓詮次以善 啓向教是事 萬曆二十
年壬辰十一月初一日

吉州臨溟破倭賊及六鎭叛黨捜誅藩胡招服狀

啓

前年十一月初一日成貼爲白在吉州留倭接戰斬馘
辭緣書狀十二月初九日得達 行在所受到付及備
邊司 啓下成貼關五度今年正月初九日賫還本道
爲白有去乙相考爲白乎矣吉州留賊一敗之後入據
堅城縮頭不出爲白去乙鍾城府使鄭見龍慶源府使

吳應台高嶺僉使柳擎天各率所部合兵三千餘乎度
圍城終日接戰爲白乎矣倭賊四百餘名叱立城頭抵
死防備鐵丸射矢彼我俱傷勢難卒拔乙仍于分兵設
伏城外數里許四五處晝夜候伺出則勦捕爲白乎於
三衛將並以移兵嶺東先鋒柵內之賊次及城中之寇
計料爲白如乎適音移兵之日嶺東倭賊四百餘名出
聚臨溟村舍焚蕩擄掠之際左衛將柳擎天定送爲白
在伏兵將吉州土兵金國信爲先接戰爲於一邊以馳
報大軍爲白良在乙三衛一時馳突其中六鎮精兵爲
先接刃倭賊敗奔三衛射斬及城中留賊出沒時捕斬

合百餘級左耳亟封軍功並以磨鍊狀 啓計料次都
巡察使尹卓然亦擅自狀 啓是如出公緘推考爲白
乎旀巡察使節制一一擧行不冬軍中機務趂不馳報
北道胡亂亦不這這馳報是如連四度推考叱分不喻
某條以傳關爲白乎喻兵皆吉州牧使鄭熈績召募之
兵功皆斜卜洞權管高敬民之功是去乙敗軍將元忠
恕亦參錄功鄭熈績高敬民不以專功 上聞是如明
川縣監張應祥乙用良評事失誤軍機樣以捧侤音上
使亦爲白臥乎在亦臣以年少迂劣白面書生不閑軍
旅叱分不喻文報間曲折專不閑習爲白如可一朝臨

戎誤家重罪爲白乎去彷徨闕迫之際巡察使節制內
評事自稱大將兼率從事官至爲駭惟是如遆臣大將
之任會寧府使鄭見龍乙用良改定大將關字前年十
一月二十一日成貼到付爲白良在乙郎依巡察使節
制專以手下將士三千餘名鄭見龍處交付臣段退答
推考爲白如乎北兵使節制內評事亦巡行六鎭鎭定
人心兼鎭虜情亦爲白有去乙臣已遞大將之任不敢
不從乙仍于率軍官及麾下五十餘人北行六鎭至慶
源曉諭人民兼饋藩胡爲白乎矣人心段當初倭賊長
驅之時不復知有 國家軍民遂其守將衙路恣行攘

奪京來將士及避亂士人等或被捉致倭賊或被殺戮
衣裝爲白有如可自臣入城之後歷擧士人前日過惡
使無所容叱分不喩急於推得失物因致人心不安爲
白去乙臣以爲鎭定反側之初如此擧措甚非事宜是
如一切痛禁爲白如乎節叚憑藉 王靈禁不能抑反
側之輩疑懼日深至於臣到會寧之日本府人民恐爲
叛賊連累太半逃走爲白有去乙臣以權辭溫諭諭以已
殲巨魁罔治脅從之意爲白良沙稍稍還集爲白乎旀
鏡城穩城人心叚置亦未翕然鎭定頗有持疑顧望之
端叱分不喩慶源座首鄭士麒及其弟士鳳叚當初叱

賊入北之時謀捉兵使以下欲爲迎降之計爲白如可
臣入據鏡城之後八處徼兵拒逆不送爲白乎旀人心
虜變鎭堡之防禦次以吉州赴戰爲白如乎富寧府使金
籈段會寧兼官以入送會寧爲白遣潼關僉使李應星
柔遠僉使李希良訓戎僉使金磁穩城判官李訥慶源
判官吳彥良入送本鎭爲白乎矣人心虜情太半鎭堡
而鄭士麒耳亦道內巨惡以多植族黨奴使判官莫敢
措手爲白去乙臣到本府捉致士麒士鳳及其黨魁慶
興土兵崔松于行營並只斬首梟示爲白遣鍾城通事
安億壽段自前始叱侵虐藩胡爲白如乎節倭變之祗

國無紀律爲白乎去向入侵徵雜物無所不至爲白乎矣眼前通事以胡人告訴乙變詐誣傳爲白去乙臣觀其氣色詭秘親引樞下良介問答以我國言語爲白乎矣六鎭倭變之後土兵侵虐釀成邊患大槩同然其中安德壽爲甚是如爲白去乙即欲斬徇懲一勵百爲白乎矣唯只下良介段置結驁難測之胡以來訴我人爲白去等諸胡所見處輕易行刑恐妨　國體爲白乎去即加枷杻移囚富寧府以待巡察使處置爲白有齊虜情段會寧所管時無叛狀鍾城段外親內踈所爲叵測爲白良置亦無顯然作賊之事穩城段當初倭變

時始叱接置我國散民一不擄掠叱分不喩判官還鎭
聞奇他胡所掠人物乙爲先刷還極爲可嘉爲白乎等
以臣到本府依他鎭例饋酒肉給塩斗外別引有功胡
人退床饋酒加給塩斗諭以倭賊盡平之後賞職上京
各別施行亦擧裡開諭爲白有齊蔑源段頭頭首長十
餘人聞聞進告佯示向 國之狀爲白良置府境諸胡
皆已叛 國乙仍于作去作來同心作賊判然無疑爲
白乎矣臣此行時開諭聽令次以來到爲在首長學生
並二百餘名段自我招來叱分不喩彼亦應招歸順爲
白有去等摘發隱惡治罪不當乙仍于依前饋贈諭以

賊胡自汝等所居處由入爲在如中　國家問罪之時
恐有俱焚之患守護進告等事各別盡心亦嚴辭開諭
爲白有齊慶興段西水羅一堡壘入造山散民土兵咸
德厚領率守城賊胡四度圍城不勝退兵叱分不喻賊
胡部落一處乙秉虛焚蕩爲白有臥乎所孤軍越境不
出將令如此擧措雖似乖當蕞爾孤城大盜隔絶勢未
能及期節制事良中全城斬賊不失軍機實爲可嘉乙
仍于同咸德厚因爲之將會寧海倉運米一百石輸送
本堡使爲城守之粮爲白有齊慶興府及所管造山撫
夷阿吾地慶源所管乾元阿山堡段自初不守賊胡恣

意焚蕩往來不忌因爲賊路或自慶興海汀或自慶源
地境入來橫行作賊擄掠山谷人畜極爲痛憤爲白良
置六鎭精兵二百餘名至吉州赴戰加以倭寇之餘馬
群一空前日馳射之士今爲無馬之軍叱分不喩軍器
段置盡爲倭人焚蕩至以長片箭束作火炬爲白乎於
避亂人民等持弓箭者盡爲倭賊殺戮乙仍于民間軍
器幾盡埋置腐破爲白乎等以據城防禦唯患不足涉
遠遂擊事勢極難乙仍于村居人民乙專數知委疊入
城內俾免擄掠之患爲白如乎鄭設吉州倭勢已縮六
鎭胡亂漸熾不得已赴戰諸將中間閒入送各其鎭將

抄擇精兵要路伏兵以截橫行之路爲白有齊大縣北道亦道望絶遠氷雪積㙮之地距巡察使所在處十餘日程是白去等軍中機務一日萬變一依節制施行爲白在如中恐非兵家制變之道乙仍于其間急務段或有不報巡察使隨行從後牒報爲白如乎節段巡察使節制内大將邊陂捕亡將定體磨天嶺及端川等地攣軍官進駐捕捉亡卒亦爲白有在果臣以幺麼小官末有寸功遽陞堂上 天恩罔極尤不知死所喋血鋒刃有所不辭是白在果唯只吉州嶺東末掃蕩前段戎軍北地亡卒似無逃向南官之理乙仍于先可留駐軍中

爲白有齊臣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達大將爲白在如
中十二月十四日備邊司移文內辭事方在主將之令
是如爲白有臥乎所其間日數二十四日之、、是白去
等巡察使請罪狀　啓時未達　行在爲白有臥乎喩
事涉可疑爲白乎旀會寧府使鄭見龍段置爲大將來
論一月遞易以兼節度使巡行六鎭爲白遣更以慶源
府使只應台爲大將臣段只據北兵使節制任意北巡
是如推考爲白乎旀各鎭將如茂山萬戶李蘭等無慮
數十人各率本鎭土兵來會討賊事乙巡察使處嘗初
始叱再再名錄牒報爲白有矣各堡鎭將乙業盡遞易

或一鎮堡將疊差二三人使將不知本任卒不知其將
軍情搖蕩士氣怠惰未知其由至爲謁處欲報稟 朝
廷爲白良置擅自狀 啓是如獲罪㸃如不敢以 聞
爲白有如乎節前狀 啓回送辭緣及備邊司關字五
度不冬敢不答乙仍于自募軍功一等土及第卓應麟乙
用良係前由海路狀 啓爲白卧乎事是良尔詮次以
善 啓向教是事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正月十二日
設伏破胡及凡事稟請狀 啓
前年十二月十三日巡察使節制據遞大將後以北兵
使節制巡行六鎮安集散民鎮定虜情次以行到慶源

還由鍾城境涪溪里爲白如乎同里亦四通五達賊路
要衝之地是白去乙穩城鍾城行營三鎮軍各抄五十
名同處伏兵要擊亦爲白有如乎節穩城判官李訥牒
呈內節該三鎮軍各五十名依評事節制分三處設伏
爲白有如乎正月初七日胡賊不知其數穩城軍伏兵
處圍犯爲去乙多數射中勝戰追擊主兵朴彥祉吳得
沉各斬一級胡馬具鞍二匹胡弓一張胡矢九箇入羅
韜一部並以上送爲於府通事都莫同段逢箭身死是
如爲白有去乙同馬匹段所奪人還給弓矢雜物段鏡
城營上胡馘二級段監封上送爲白齊行營及鍾城伏

兵將馳報內同日賊胡百餘名伏兵處來犯接戰兩軍
同力追擊多數射中賊胡擄去爲如乎男女並三十三
名馬一匹萻邑各二等物還奪爲旀前日被擄驛子朴
世貞金德壽毆胡賊同心變服爲胡爲有如可賊胡不
勝退兵時生擒鍾城府囚禁是如馳報爲白有齊上項
伏兵將土兵李雲老鍾城伏兵將討倭軍功一等乙及
第姜彥壽行營伏兵將討倭倡義時爲先嚮應功以
安陵參奉空名告身良中塡差爲白有在辛衛等登時
追擊或斬胡馘或奪我人之功乙良 朝廷以磨鍊施
行爲白只爲自臣遠大將後會寧府使鄭見龍乙用良

代爲大將爲白有如可前年十二月晦間鄭見龍差兼
節度使巡行六鎭亦爲白遣吏以慶源府使吳應台改
定大將爲白有如乎今年正月十三日到付爲白在巡
察使關內吳應台大將遆改依議許事還定大將亦爲
白臥乎在亦本月初十日到付爲白在前大將吳應台
牒呈內兼節度使鄭見龍遆將入北之時盡率六鎭精
兵百餘名入歸是如爲臥乎所節度使稱云討倭精兵
乙自己所率是如任意率去不爲出送爲白在如中當
此日氣向暖倭勢漸張之時討賊之事極爲可慮爲白
昆臣設置通關徵兵爲良音可爲白在果 朝廷以各

別授事目依數徵兵事防禦使稱號爲白在鄭見龍處
下送爲白乎乙去望良白乎旀節厂閑爲白乎矣八道
南道至亦已爲科擧是如白去等獨此北道未得赴
擧似乖聳動之本意是白良置巡察使不爲 啓請處
置害良中幺麽小官 啓請爲難爲白齊道內倡義首
人鏡城居前訓導李鵬壽座首徐遂李鱗壽鏡城官記
蒙宥前都事羅德明留守座首金鎰等起力奔走曉
諭是頹到今擧事實頼其功前日論賞之時衆業儒生
內除衛差下似爲冤悶不敢不 聞爲白乎旀鏡城判
官段置宗安廷差下是如爲白乎矣某處留在爲白卧

守喩送是起任本府亦都會大處以討賊諸具太半辦
出爲白去等留鎭假將前監察吳命壽叱分以策應齟
齬爲白昆同宋安廷乙催促赴任教是去乃 朝廷以
別擇處置爲白乎爲去望良爲乎事是良余詮次以善
啓向教是事萬曆二十一年癸巳正月十六日

自臣遞大將以下與上文辭意不倫恐非一 啓○
此狀畏齋還 朝後求得於鄭貴戒子孫家謄寫以
送者而寄其時初任李發榮書畧曰鄭貴戒子孫寄
來壬辰倡義狀冊其中一狀曾所未見故謄送追錄
於志冊中如何此語不唯備載當時事實
先持憲公功烈最著尤以得見爲幸也云

瑞川破賊緣由及錄戰功請軍器從事官差定狀

啓

前年十二月分臣北行六鎮今年正月十三日囬還言
州次以在鏡城朱村道中得巡察使關字以臣還定之大
將爲白有去乙進到吉州城外十餘里許右衛將韓仁
濟軍中餉犒將士本月十八日進到本州多信里餉勞
左衛將柳擎天中衛將吳應台所率將士仍爲留駐本
處欲爲吉城嶺東兩處相撑應爲白如乎端川郡守
姜燦親到軍中言內端川留賊恣意橫行爲良置兵皆
步卒怯懦先潰下手不得分軍致討亦懇懇說道爲白
齊吉州設置兩處分兵與賊相持移兵他道勢似非便
乙仍于自前諸將論議不一未果出兵爲白有如乎節

思量爲白乎矣吉州兩賊勢挫縮頭爲白有去等堂依
強兵不討 國一道之賊事理乖當爲白乎去即抄精
兵二百騎分四隊一隊將具滉二隊將朴銀柱三隊將
印元忱四隊將高敬民皷如之體各率五十名同月二
十日多信里離發由山路二十二日到端川翌朝四隊
藏兵於城外二十里許使端川軍三十名進次城外五
里許挑戰爲白乎矣城中留賊狃於屢勝略不顧忌二
百餘名一時出城直追端運爲白去乙佯敗還走之際
瘦馬之卒爲賊所殺賊又乘勝遠追直至伏處爲白去
乙四隊伏兵一時突出或遮其前或截其腰或斷其後

射矢如雨爲白乎矣倭賊猝遇突騎蒼黃失措多放鐵
筒爲白良置皆爲虛放不中奔走無暇莫敢相抗追至
城底幾盡射斬僅餘三十餘名箇箇中箭入城爲白齊
大槩殺賊之數少不下百餘名是白良置北軍騎兵專
以騎射未得一一斬馘轉戰二十餘里端川步軍從後
拾得耳級是如爲白良置未知厥數幾何是白在果乃
隊所斬段一隊左耳二十一二隊十四三隊十五四隊
十二合六十一箇監封上送爲白齊本月十九日吉州
城外伏兵將元忠恕馳報內倭賊百餘名南門外一里
許出屯有一倭將挾兩倭雙章馬向南出來至二里許

韋馬二倭乙落後隱置單騎至三里許爲有去乙同元
忠恕亦親率精騎十餘名潛伏伺候爲白有如可一時
高聲突出賊將蒼黃不能制馬因爲墜落爲白去乙元
忠恕射中鍾城甲士申壽斬頭步倭一名中箭顚仆爲
白有去乙門外諸倭扶曳入城斬頭不得同賊將左耳
割取亦爲監封上送爲白乎旀所着錦衣三件環刀一
柄錦鞍匣鞍馬設接戰有功人論賞分給爲白有旀吉
州牧使鄭熙績牒呈內本州民私奴士郎金斬納一級
伏兵軍寺奴尹希亦斬一級又元忠恕馳報內富寧定
虜衛卓德弘斬一級合四耳亦爲上送都合六十五級

是白齊凡此些少破賊事良中一一錄功 啓聞爲白
在果爵賞有限倭耳無窮 朝廷施報有所難處爲白
乎夫私自妄料乙仍于前日加坡臨溟兩處戰功皆不
錄 啓爲白有去乎臣遞大將之後會寧府使鄭見龍
代將時巡察使關據並只分等巡察使處牒報是如爲
白去等今此端川戰功不爲 上聞爲白在如中非徒
有乖前規士卒缺望一已淺見擅自沮抑亦爲未安乙
仍于依例錄功報 聞爲白齊所奪物件亦爲錄 啓
爲白良置當此軍需板蕩之時軍賞用下次以上送不
得極爲惶恐其中倭銃筒段前日備邊司關據破件二

十箇已爲上送爲白有如乎節所奪二十箇追于上送
爲白齊本道軍器蕩盡措備㥁㥁魚膠弓絃弓箭帽量
闕爲白乎矣辦出無路極爲悶慮　朝廷以措置下送
爲白乎乙去望良白乎旀許多軍馬戎務似煩迷劣下
吏專掌文書而多乖錯絃知輸城察訪崔東望軍資直
長兼成均權知學諭李成吉方在軍中爲白乎等以從
事嘗稱號帶率文書次知亦計料爲白良置臣以幺麽
幕下之官不小同列文官乙任爲幕佐事甚未當不敢
擅便爲白乎旀書狀陪持人段鏡城定配人鎭撫金貴
謙當初倡義時自募從軍接戰逢刃參錄軍功爲白臥

予事是良尔詮次以善　啓向教是事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正月二十七日

與倭賊大軍戰白塔郊及倭賊退走狀　啓

端川倭賊勦捕次以分四隊定將起送爲白有如乎訓鍊正具滉等達夜奔馳正月二十七日還到吉州言內南道倭賊千餘名已越磨天嶺是如爲白去乙臣卽領三衛兵屯駐吉州臨溟地抄發精騎六百伏兵待候爲白有如乎同倭賊嶺東留倭合勢二十八日早朝船岾彌滿臨溟野中亻向吉州爲白去乙伏兵將訓鍊正具滉僉正朴銀柱僉使姜文佑判官印元忱高敬民定虜

衛金國信各率所部尾擊接戰三衛段遮前截腰進退
接戰自辰初至酉時追至六十餘里訓鍊判官元忠恕
設吉州城外二十里許伏兵爲白有如可亦爲突出接
戰射矢鐵丸彼我俱發爲白乎等以未得短兵相接只
以輕騎馳逐地廣則挾擊地窄則尾擊從事官學諭李
成吉給傳令追至戰陣使之督戰與賊相距十數步終
日馳射流血滿道中箭死者不知其數爲白良置倭賊
載屍而去乙仍于來得一一斬馘爲白齊大槩本道軍
民爲倭賊積歲所困卒遇大賊多懷自沮不敢交鋒快
戰乙仍于使賊入城極爲痛憤爲白乎旀同日端川郡

守鎗通內倭賊二千餘名又到利城是如爲有去等先來之賊與嶺東吉州相合必不下二萬餘名又有利城一千繼至爲白在如中賊謀難測不無深入肆毒之患絃如三衛相會約束中衛左衛段據明川右衛段守西城堡吉州牧使段除出左衛不精軍移轉多信倉穀子海島臣段率麾下百餘名入向鏡城欲爲鎮定城守之計爲白如乎中衛右衛所率軍段各隨衛將來到鎮所左衛軍段皆是吉州軍是白乎等以托稱與牧使起義兵盡入海島乙仍于左衛將亦僅率斥候及左部並一百餘名入向明川爲白臥乎於小經年赴戰已爲官軍爲

白有如可一遇大賊謀避城守便生避亂之計民心如此極爲寒心爲白齊倭賊等血戰入城收聚死者積置官廳燒其屍身翌日盡燒城內公私廨乘夜潛遁爲白去乙右衛將虞候韓仁濟領軍馳到即入城內滅火爲白乎矣城中留穀太半全在爲白齊三衛將一時追擊到嶺東爲白乎矣倭賊等晝夜奔忙不暇炊飯南向出歸爲白乎等以追不及擊爲白齊賊退之後所當急急追擊勿論晝夜遠近尾到賊到處爲良音可爲白乎矣唯只精兵等往來端川傳日並行之際不得秣馬盡日苦戰入極馬疲不能運步又此追擊白行百五十里爲

白有去等磨天大嶺東由踰越叱分不喻端川以南段
倭賊自前恣意橫行閭家穀草焚蕩一空軍無依接之
處馬無喂飼之草不爲預備輕自越去爲白有如可軍
行大事猝未進退坐見饑乏之弦如端川郡守處移文蒭
粮准備與否探聽爲白乎旀一邊以北了尚船輸運粮
草選精兵南同計料爲白在果唯只倭賊急於南走至
於鐵嶺爲白在如中北道軍馬粮草辦出無路事良中
勢難窮追未知何如爲白乎旀臣在北道時段北兵使
時未到界乙仍于權行主將之事爲白如乎鄭北兵使
在南道爲白有去等幕下之官擅率道內軍馬事體甚

非爲白乎等以所率軍馬乙移屬兵使計料爲白齊二十八日戰亡人段朱乙温萬戶李希唐極力死鬪日暮時中鐵丸身死鏡城居前訓導李鵬壽自初倡義時盡誠奔走出入賊中窺覘虛實忘身殉 國爲白有如可節蒼顧光登中鐵丸身死其餘士卒死者二十五名是白遣倭賊段斬馘九級監封上送爲白乎旀奪馬十五匹爲白有齊中箭載屍入城官廳燒屍段無慮百餘名是白良置割耳上送不得爲白臥乎事是良尔詮次以善 啓向教是事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二月初二日

倭賊退走後將士軍功磨鍊狀 啓

正月二十八日南道倭賊與嶺東合勢入向吉州之際
自臨溟野至吉州城底終日接戰無數射殺力戰將士
所當軍功磨鍊分等　啓聞事是白在果唯只未能快
戰大捷使賊入城致有夜遁終始所斬只有九級餘皆
載屍火燒爲白有去等斬馘九級叱分以論功　上報
實爲未安乙仍于所斬人叱分分等除良列書磨鍊　臣
段伏礩待罪爲白乎旀萬一此賊不分晝夜直向南路
爲白在如中端川以南段一路人家全數焚蕩軍馬露
宿是白乎乙去爲白在果芻粮准備極難次次措置爲
白良沙始爲行軍事是白去等出送境內之賊安坐不

追極爲痛憤肝膽如裂爲白齊本道經年爲盜賊之窟
男丁赴戰老弱轉輸將有自斃之患是白良置道軍民皆
知不可與賊俱生乙仍于儒生等至亦徵發隅無一發當
初始叱自募赴戰至於立功爲白有去等 朝廷專白
內自募人等論功有差亦爲白乎等以自募各人等乙
成冊各其名下論功上送爲白乎旀土及第安原權管
姜文佑自初倡義首功叱分不喩累次赴戰極力先登
輒有大功爲白有如乎節前年十一月初七日 下批
建功將軍義錢僉使差送十二月初八日又差彰信校
尉訓鍊院判官陞資 除授爲白有臥乎所未知其由

敢此 啓稟爲惶恐爲白有狀 啓陪持人段主簿崔
配天當初倡義及軍功賞職以再次自願陪持叱分不
喻節閑倭入來時段置終日力戰至爲可嘉乙仍于泳
願再送爲白有卧乎事是良尔詮次以善 啓向教是
事 萬曆二十一年癸巳二月初三日

謄牒

報巡營狀

兵馬評事爲相考事本月十七日到付端川倭賊斬馘
啓聞辭緣牒報書目回送內評事亦十一月十九日
見敗之後欲爲北巡則順受兵使鄭制而馘之時在

使乙未到界是如斥而黜之使不得與聞於其間爲旀
正月二十八日之後敗則非大將節制是喻亦爲水路
狀 啓爲喻相考馳報爲旀以一國之軍討一國之賊
爲在如中端川討賊之兵實非評事私物之見處者是
去等端川亦有水路端川所獲之賊端川郡守亦可狀
啓是去乙全數奪去以爲己功爲有臥乎所殊非不
伐君子之所爲是齊韓伯謙討捕將定體差帖乙良置
急速收取爲先上使爲齊各杜成冊段置備邊司關字
乙謄送已爲爲有昆急速施行爲旀責送倭馬之說必
非偶然是昆更良相考吉州所獲倭馬各名之下其馬

段其某人許給某馬段某使道上使是如一一懸錄斯
速牒報向事爲笔如良置回送是置有亦相考爲乎矣
十一月十九日段評事在明川中衛將鄭見龍左衛將
柳擎天右衛將吳應台分三衛發送嶺東館倉園包抜
將亦爲乎矣軍卒等毋於屢勝輕進逢丸仍致死傷叱
分是遣别無敗走之事爲旀假設以敗受罪爲良置一
道名將鄭見龍爲先受罪爲是旀馘狀 啓事段八
道起兵削髮僧人至亦亦爲直 啓别無 朝廷禁斷
事良中評事耳亦直 啓馘仍陥死罪爲乎乙所知
不得爲旀正月二十八日段置依南宫例覲光致送爲

在如中不傷一卒是乎事是去乙評事段妄意接戰乙
仍于彼此俱傷別無敗軍之事乙仍于與接戰下吏讀重複恐誤亦
爲蹂死狀　啓爲有㫆端川留賊勦捕時段置道端川人
實爲先登斬馘爲在如中不必請來北軍事是㫆各人
所斬乙仍各持歸乙仍于端川郡守處耳級乙進排不
得爲㫆棄人所斬以爲己功事段吮癰舐痔者之所不
忍是去等評事雖無狀白日之下不敢爲此事爲㫆韓
伯謙討捕將差定段非但目所不見實爲耳亦不聞乙
仍于上使不得爲㫆各社成冊段件件催促各官時未
牒報爲㫆徐爲所奪數段無慮數百是良置隱匿不現

一 一搜覓不得置簿爲在百餘匹內或以軍功永給所奪人吼分是遣參佐郎傳言假自前始吼知不得是如己爲牒報爲有齊大槩 宗社爲墟 乘輿蒙塵爲臣子者必有功利之心不以討賊爲急爲在如中雖兒人禍必有及殃乙仍于一心討賊外世情人事澗曲祈乙有不暇顧直行不疑爲如乎節爲人所講終陷重律使讒奸之輩裡笑於暗辟之間爲乎乙可至爲悶慮爲臥乎事是良尔牒報兼都巡察使道 癸巳二月十九日

[illegible] 凡係祠字文字悉錄于下

採詢錄

澤堂李 植

萬曆二十年宣祖二十六年壬辰六月倭將淸正長驅寇北兵馬使韓克諴欲守磨天嶺以保關北軍潰而走賊遂入吉明鏡富等鎭入會寧擄 王子從渡江攻掠老土部落還由鍾城門巖渡江歷入穩城慶源慶興取沿海路還趣鏡城於是鎭堡叛兵爭縛守將擧城附賊鏡城則寺奴鞠世必世必是官奴寺字恐誤或寺奴而移屬官奴者歟爲酋受倭署置有官號聲勢尤張八月淸正使一裨將分領數千步兵據吉州以摠攝諸鎭身歸南道北靑安邊各置重兵

以爲聲援當此時自大將以下至士夫避亂落北者皆
賊殆盡獨評事鄭文孚以故與土居儒生相善故屢匿
迫獲脫免遂與前監司李聖任慶源府使吳應台慶興
府使羅廷彥輸城察訪崔東望謫人韓伯謙羅德明等
起義兵[illegible]據府城世必挾賊勢恐喝皆潰散或從間道
南奔文孚又竄匿禦亂里民家儒生等聞而赴之文孚
欲由海道南還儒生要與復興義兵文孚察其有忱懇
強而後許乃使數輩號召近境吳應台等及鍾城府使
鄭見龍高嶺僉使柳擎天皆來會文孚讓見龍主盟見
龍固辭士民亦願屬文孚遂推爲大將見龍應台爲次

將散亡稍集並三百餘人九月十五日引兵到府城世
必縣門不納叱曰爾輩欲耗我糧耶亟去文孚且賛且
誘世必遽迎納諸將欲先斬世必文孚曰遽也非計也
仍命世必句管官事又用叛兵嘗射傷己者爲裨將裨將
二字本草以墨抹去而無改下字故姑此仍存未幾倭賊百餘人掠至城南文
孚命軍士開門擊斬數人賊退走六鎭聞文孚且釋反
側爭相送款人情稍定始撥遣將士追討叛魁明川李
守會寧鞠景仁遵次就執遂併世必等十三人斬以徇
諸鎭兵頗應募衆至六千人鄭見龍欲保鏡城以伺釁
文孚曰本興義兵 國耳今但自守不進擊賊欲效叛

徒爲邪請聽于與人詰朝集衆南門外諭以兩人所爭孰可衆皆是文孚十月二日進兵明吉界自是連與賊遇大蹂于長德山尋撻于雙介浦屢圍吉州城及嶺東柵踰嶺殺端川郡與淸正戰白塔郊前後斬千餘級語往吉州事蹟是時觀察使尹卓然嫉文孚聲績掩已嘖言文孚本一將幕佐不當自爲大將違已節度文孚不爲遷卓然大怒反其實以聞　行在盡授其首級分與麾下人以媒賄遺又檄見龍等主文孚軍亦易將軍人輒散去不得已起文孚領之其間誤戰機多以此故見龍初恇怯不欲爲標首及有功又與文孚相郤先時校

掠士大夫多就文孚求搜還財寶文孚慮擾民不許又
求於見龍見龍聽許文孚又訶止之遂與造飛語觀察
使陰主之每欲以軍法殺文孚文孚將佐往往被追榜
掠危死然軍情益激不以無功受壽貳於文孚明年
朝廷擢見龍防禦使俄遷節度使文孚始釋兵北行六
鎮招服藩胡搜誅叛黨關北卒就平定大抵皆其力也
嗚呼關北俗本戎羯地深阻自爲一區域古所稱瓶項
塞而清正以勝兵扼其口叛賊連帶城邑雌雄合勢一
人尺土已非我有而數三儒生能知推擧一介從事於
逋竄之中抵觸危險以少擊衆使 鄭岐舊疆免淪於

左袒其功有足談者我 國家修文變俗之效亦可覩
矣然支孚僅以誅鞫賊功與會寧人同陞三品秩從難
之士未得一告身反被戮辱至于今人情憤惋以爲
王事不可成也豈不惜哉顧當初 朝聞隔遠只據一
二誣 啓爲信厥後二十年間非無原隰咨詢而例不
以前事爲意或爲 內朝浮聞所惑終未有紀其實者
頃於從役之暇竊好問老校退卒深山窮塞耳目殆遍
而所聞知如一雖爲卓然見龍輩所左右者亦不敢有
所增飾然後斷然不疑略書其槩僭附于事蹟之末凡
同文孚起兵者京人權管高敬民奉事吳大男鏡城出

身權管姜文佑訓導李生鵬壽戰死朴銀桂儒生崔配天
泡達源朴惟一金麗光戰死吳允迪富寧出身車應麟朴
充謹儒生金銓金鏡卓得道慶源人鄭允傑應聖父子
鍾城出身金嗣宗崔敬守南繼仁本官奴穩城余貞
右先府君記事末端同鄭公起兵人姓名詳辨於草
稿中且余貞名小註下列書吉州明川四字而其下
缺蓋必採錄兩邑義士而無可攷又聞鏡城及六鎮
亦有闕漏之人不肯追加採訪有別錄見于下見下報巡
察使閔公討賊義士則錄中男端夏拜手謹識

記聞

蒼谷 崔有淵

壬辰倭賊長驅　龍馭西行咸鏡監司尹卓然鳥竄匿伏賊彌滿吉州以北日殺人民北兵使韓克誠南兵使李渾等守鐵嶺致敗之故也愚民僕屬爭告我國之大夫隱伏處　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宰臣黃廷彧黃赫等被擒於會寧明川官奴末守會寧官奴鞠景仁（鄭公狀啓皆以景仁爲吏則官奴之稱恐誤）等付賊北兵使韓克誠鏡城判官李弘業明川縣監韓彦並被擒十月本州人許珍敵愾功臣惟禮之曾孫也武士金國信鏡城儒生李鵬壽等忠憤激烈潛行山谷以義兵倡諭敗卒及士民多應之會議於海口得兵一千衆推北評事鄭文孚有文武才寬

大將歃血誓天叛民宋大豊林大定朴貴奇南奇夫守
鞠景仁田彥國等爲先潛戮威震遠近北虞候韓仁濟
慶源府使柳擎天以應台鄭公狀啓及澤堂採詢錄皆以柳擎天爲高嶺僉使只應台爲慶源府使而此云慶源府使柳擎天以應台上無官銜恐有脫誤鍾城府使鄭見龍
皆來附兵滿萬大將部署諸將部署與鄭公狀啓異豈其時鄭公狀啓未及傳付而只憑傳聞記之耶韓仁濟爲左衛將屯木栅鄭見龍爲
中衛將屯白塔柳擎天爲右衛將屯浥河元忠恕爲右
伏兵將屯毛會洞應台爲左伏兵將屯石城許珍爲右
斥候將屯方時洞金國信爲左斥候將屯臨溟大將鄭
文孚陣明川相爲掎角以待賊兵出掠將勦之十一月

州陣賊將巨道文領千兵出掠明川加坡地時內奴孛
指家甚饒爾巫祀醲酒方濃諸賊飲而盡醉大掠回軍
許珍金國信會議曰賊之還暮當至石城嶺路狹傍多
險阻可伏兵扼項拊背間行潛伏賊果暮至岩處左右
伏兵俱發圍之數匝賊震駭失措或醉不能持戟許珍
金國信等彎弓以射發無不中短兵追蹴殞屍如山賊
酋巨道文獨跳奔入辟彌哭堅壁不動後城津留鎮之
賊出臨溟焚掠義兵將以輕騎還伏山尾伺賊之還追
斬獲甚多遂剖其腹露其腸裂立路旁連延千餘里兵
聲大震明年二月端川郡守姜燦移檄請協力討賊義

兵將抄精銳以斜卩洞權管高敬民爲將以遣誘擊於
城外大膊亦甚賊大懼告于大將清正清正領大兵入
本州義兵將使州人許忠邦元忠恕馳犯賊路賊略不
顧徐行許大成李鵬壽守丸以死清正到州翌日逆撤
回倍日南出北路得全　國命者莫非義兵之功也時
北路聲息久絶　行朝文孚使鏡城儒生崔配天報捷
行在　褒賞秩判官以送後鏡城儒生等陳疏極言
鄭文孚等倡義之蹟　宣祖大王命加資再敎吉州許
珍孫詰有識儒生金國信孫起男再赴勤　王終始從
軍各有祖風李鵬壽孫李萱李蓉在鏡城云戊寅八月

牧使陳疏請收用義兵將子孫以彰勸懲 上命監司採訪遺孫以裨録用 此卽崔公宰吉州時所記

義旅錄

華山朴興宗

萬曆壬辰七月倭賊長驅入咸鏡道踰磨天嶺兵勢甚盛節度使韓克誠戰敗列郡從而瓦解十四日賊入鏡城界遂引而北瀰滿沿江諸郡人民避亂入山無復有恢復之望兇徒竊發往往與賊爲黨明川之末守亦男鏡城之鞠世必會寧之鞠景仁皆賊黨魁首也世必擁兵據城與倭結爲聲援威脅人民將欲搜括山林屠戮其不從令者衣冠士子縮首潛匿而不敢出儒生李鵬

壽慨然發憤曰 邦國板蕩未知興亡兇徒嘯聚隙作亂乃至此乎於是首謀舉義討賊糾文武才有人望者爲主將而未得其人初北評事鄭文孚陷賊中脫身逃走弊衣行乞於富寧靑巖境飢乏不能行或食野菜至龍城投巫人韓仁侃之家仁侃熟視曰豈評事公鄭文孚惕然曰我乃京商人遭亂不得歸丐乞至此子何妄言耶仁侃心知之卽引入其家而厚遇之秋夕日仁侃祭其祖先以祭饌進於文孚文孚曰禮不可如此仁侃曰吾祖賤人假令生存有評事在則固不敢先嘗其食其致誠盡禮類如此鄭公後爲吉州牧迎仁侃夫妻置衙內而厚報其德居五六

日文孚從間道南行遇書生崔配天池達源此二人皆好義者也或負或携而行恐人物色之竄身草間而人或見之則必以鄭書房呼之遂與之同行至漁郎(漁郎本鄭亂里曹判官友仁改以漁郎云東岳詩亦稱漁郎)武溪李鵬壽家鵬壽出見大喜遂傾家奉之仍推爲主將稟其指揮而與配天達源等協謀引其同類傳檄招諭則境内之人稍稍赴集而姜文佑最先至鍾城府使鄭見龍亦來會往武溪者幾一月矣鵬壽身自負糧從山路間行越吉州察觀倭兵出入形勢如是者凡再度而倭人與鞠世必相通往來不絶使姜文佑等邀於路盡殺之於是遂以文孚爲倡

義大將李鵬壽爲倡義別將鄭見龍爲倡義中衛將姜
文佑爲斥候將當是時閒北狄入寇內地至富寧古縣
刼掠人民卽遣使于世必諭以恊力禦狄至九月初十
日倡義大將鄭文孚起兵入鏡城結陣于柳亭又遣使
於世必觀其形勢則世必盛陳兵威以待之而倡義兵
僅百餘人衆寡懸絶形勢甚危而文孚略不動容遂領
兵入城與世必相見語其利害言辭贍敏而順於理以
此能戢其兇鋒而不敢動世必以親屬挾侍左右伺其
動靜文孚乃使其屬並士卒登城分立城堞依軍法習
戰至夜乃罷翌日平明又使登城如昨夕爲評事建大

將旗上南門樓正位而坐飲二巵酒餞而諸將官以下
皆入鞠躬行禮而世必先入使姜文佑等執之奪其弓
釼縛出南門外列數其罪先斷四肢然後斬其頸以徇
赦其脅從者而責立後功於是軍聲遂振將士氣倍蓰
領其衆卽日引而南屯于明川斬末守卞男等募兵南
北人皆響應衆至數千餘人十一月十五日與倭合戰
于吉州長坪居高介地我軍乘勝大捷斬馘不可勝計
倭將退入辟十二月初十日又戰于吉州雙浦我軍以
鐵騎疾入衝突其陣倭兵一當放丸後不及措手皆辟
易散亂我軍遂乘勝大破之文孚製檄投倭將曰長坪

之斬耳無數應作死後之逃奴雙浦之劉勢甚多只是生前之男子云云越明年癸巳正月二十六日戰于端川地馬屹境三戰三勝遂還軍吉州休其士馬俄聞倭將遣大兵迎吉州所駐倭撤還南道渴義大將帥師且戰且追至白塔郊南瀜木下別將李鵬壽射一倭將應弦而倒鵬壽卽挺出文孚馬前而立忽中丸死朱乙溫萬户李希唐亦同日死時則正月二十八日也文孚及羅德明並爲詩以哀之其後察訪李虎吉亦爲製長篇一首(鄭詩及李詩見下詩類羅詩不傳)乃使崔配天懷捷書從間路奔行在所(時乘輿播越永柔縣) 宣祖大王引見流涕加配天

朝散大夫而賜帛一匹並賜御衣綢紬及襪履以再到行在之功又奉承傳復結四追贈李鵬壽司憲府監察文孚初起兵時以孤軍入虎穴臨危處變出人意表能使賊不敢動而斂手讓戰又善於用人各盡其才而號令嚴明人不敢犯法以此能得人死力恢復疆土崔配天池達源終始參謀立功最多姜文佑亦豪健丈夫能立謀諸重義氣每爲先鋒冒死赴敵而戰必有功○池達源後爲濬源殿參奉丁卯虜變監營差爲舊義將樂義士到定川聞朝廷講和乃罷歸加圈以下即吳齋追補○右王箚皆詳當時事蹟而澤堂及華山所錄雖有詳略之殊而大抵符合蒼谷所記則多有不同處豈蒼谷只採吉州一境之所聞而不得其詳著歟

祭李監察鴻壽文丁酉　文貞公閔維重

邦運昔否島夷竊發兇鋒所及列郡瓦裂脅驅良民助厥威虐嶺海以北忘順稱逆公時奮起義士來集儒冠韋帶易以金革遂剪兇徒大麿剿敵建鼓于鏡摩壘于吉軍聲大振賊勢益挫男兒死綏天命難逃英魂一散孰失悲招一軍慟哭天地晦冥　恩綸遠降　褒贈泉帶江淮沮遏是誰之功一死而不死烈烈彌光維時閫臬受鉞之臣率兵自衛以賊遺　君公以書生樹此宏勳較其所就蓋壤懸殊若此革流罪不容誅端川古壘障雲猶結武溪遺墟梓樹成列精靈如在彷彿來遊手植

倫常炳與荒服至今愚民依歸于公我來佐州想仰遺風箕此菲薄酹以一觴庶幾降格歆我微誠閔公爲邑倅時作此致祭于墓下三篇亦同時作

祭姜僉使文 佐文

赳赳之姿烈烈其忠少習兵家歷試邊封遭時搶攘憤慨灑淚爰及同志鞠旅奮義一掃群兇再鏖强寇屠天以壯復我疆土摧鋒陷堅公獨居先勇力之雄一軍推賢倫彝不墜民物歸安凜凜遺烈百代不滅我今景止酹公一酌英靈不昧庶幾來格

祭崔判官 仁天 文

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布衣肉食其義一致念公平生跡本草莽服義砥行窮約自老龍蛇之會冠樹我疆北臬失守擁賊倔強公及諸公灑血奮志竪立義旗矢死共事嘯聚之徒不戰稽首日滋之敵迎刃奔北軍聲遠震嶺路無阻誰謂書生大功是樹遂定西土　翠華所駐公持捷書間道疾走我　后見公垂涕面慰除官賜帛覩辭　御衣所以　褒忠匪爲我私懸茲北闕風陋俗夷君臣禮義未有聞知自公輩出人識倫彝流風百代永堪爲師九原可作吾誰與歸菲薄之奠曷足享神景仰餘烈聊寫悃眞

祭沲察奉達源文

民生於三所在致死戰陣無負君父爲甚公惟書生未學軍旅詩禮是習筆硯是事一朝遘亂奮起徇國手執戈矛（或作戈𢦏）身被金革提携義旅殲厥兇醜賊勢自靡我武維布方數百里妖氛掃廓以儒家流爲百夫特維其所立豈不偉卓遺風所及義膽猶激聊奠薄具歆而忠魂

上巡察使閔公（昌重）書　畏齋李端夏

端夏自赴戎幕以來不惟才識昏滯不能有所措畫適値主將見罷坐待拿命被以旣罷故守前規而一

事不欲變通然猶佩審符而擁將號佐幕之官雖有不
得已代察之事亦不可以擅而出號發令失上下之體
統也軍民弊瘼可以變通者似非一二而權柄既不在
手欲爲事而正之則近於侵官而不可得矣此有一事
有評事稍可以用力者先人曾在此任時以方詢指述
北關志而見失端夏之此來有意於此一事鏡城志業已
草定九官事欲一擬編撰行關列邑言送鏡城志條件
凡例使之逐條記實以送若來則亦欲刪定而續編耳
端夏於先人文字收拾不遺片隻而惟是鏡城吉州等
蹟二冊本自本官以吏文記錄者而來在亂稿箱籠中

端夏受此任後暫往故山搜取此冊而不料其中有先人手草雜記數紙挾置而不見收也今以別紙録呈盖鄭評事文孚事先人嘗稱道而惜之今見此記又訪於此處人士則其功大矣而生既被誣不遇於世沒又無人表章者識可惜况此有尹文肅公瓘之遺廟鄙意以爲金宗瑞鄭文孚其功俱不下於尹公蓋収復 國家旣失之土地則三人均也欲以金鄭兩公並享於尹廟而廟雖不加創可容三位之享以此而議于此處人士將校則衆議如一而但聞鄭公死於癸亥 反正後逮獄杖下且其生時爲人峭直固多嫉之者云未知世

議以爲如何也先人賦鐵城十絕其一曰詩書命帥全宗瑞勳戚專征尹侍中遼麟卽今難並祀史家那得獨屢功下句之意未詳而蓋似惜其不能並祀也其一絕曰申公一箭解重圍鄭子三魔破敵歸關外雙忠懸白月空令壯士淚交揮申似指申公砬而鄭必指文孚也此則偶然對擧之辭而此乃先人丙辰年所作也鄭公若有失身於昏朝之事則先人必不以忠許之矣鄭公死於柳夢寅之獄而夢寅引之云然耶夢寅嘗時人專有同失性者其承服被誅亦似可笑況其援引乎以鄭公忠智平生所樹立如此則 反正後必無誤於出

徙之理然此處之人以此爲疑玆以奉禀於閤下兼議
於 朝中視舊伏未知閤下之意如何也卽今後老寧
古之勢日以強盛日後不虞之變有不可測前代立大
功業之人無以昭揭而樹之風聲則將何以責後來忠
義之繼出乎此事恐非今日北關身二件事而其在軍
政之修亦有本末之序也如何如何如此事人或不樂
聞 朝議或有不深惟鄭公之心跡而執其死時事而
沮之者此事恐歸於不能成閤下之意如以爲可則決
欲擧而付之耳此事從前觀風守土之人亦有意而未
果云然獨端夏之愚見也且其從難之士不得一告身

實爲　國家之欠典如李生鵬壽郎儒生之首倡義謀
者而終又戰亡今其子孫亦有俊秀之士如此之人
朝廷亦次第錄用則關北人心庶有興起之效而日後
得力必不淺也徐監司元履欲爲當時立功諸義士立
廟於列邑而未果去此見則如何也鄭意別立廟宗易
姑以鄭公祀於尹廟以俟他日變通亦可也如何如何
持叔兄𨤏名雖爲半剌時致祭於戰亡之士去而鄭公事
蹟則想或未及深悉如先人之所採訪也宋由斈臨盡
攄懷抱茲敢縷縷於書札病痼神落辭不達意惟特閣
下恕諒有以裁教焉耳

答評事李公 端夏 書

老峯閔鼎重

所示鄭評事遺事實聞見孤陋而至於東史尤所昧
昧今承來教感慨難勝發前人之潛德闡輝立後世之
懿範令則實吾朱夫子之所嘗眷眷者而尤致意於忠
孝節義之間豈非遭時不幸有所感而然耶吾兄之言
乃及於此亦惟吾夫子之遺意此誠北方二百年來所
未聞之說益令人感戚於心也敢不樂聞而從命然以
事體言之必須聞諸　朝廷然後方爲增重光耀從義
諸人亦可次第追褒兄須爲第草作一狀甚悉顛末使
朝廷明知其時實蹟如何鄭評事末年事亦可並及

也如何如何謹以先祖國詩語追想其指意所向則今之議書不當並祀於尹之勳戚又似有尹有祠而金無祠者亦出於詩書勳戚之勢不同之意得非譏諷世人之作耶旁意則得請之後立金廟於六鎮中立鄭廟於禦亂里首事之地以之康功亦後可也

再上巡察使書

畏齋

旧者伏承下覆書伏審極寒台體履萬安區區無任伏慰之至且伏悉教意曾所陳達之事不惟快蒙頷可至欲別立金鄭兩廟而又從而 啓聞以濟典光耀此地人士聞此已皆聳動咸仰振作風教之至意也第聞人

士所言此中欲爲鄭公謀此擧久矣而至今未成今幸
公議齊發而閤下亦已許之則此誠千載一時之會也
若復請於　朝廷待其許否則其許有未可必而又有
不能成之慮玆以呈文於閤下欲先立廟宇而顧閤下
追聞于　朝而賁飾之蓋此等事根於士論之公則雖
無　朝命亦可爲之而其所慮亦有意見伏望頫從所
請未知如何諸生等欲躬進呈文而遠地往復之間事
漸稽遲玆依文狀付撥之例收捧以上矣物力無出處
本府營穀若蒙優數題給則今冬可以料理明春卽可
營造閤下北巡回還之日端夏陪侍從觀見其就事而

出去則豈非千古一快邪且尹有祠而金無祠者鄙意
則必是緣金公死時事而有難於並祀也令承下示以
請書勲戚不當並祀爲疑則先人詩語雖未知果出於
此意否逆而默來教之意自好又何必並祀也若別立
於六鎭中如行營近處則尤有聲光矣但金公事端夏
所疑則所關係非止一道事此係一國倫常之大者此
寔若得請於一國有光矣而但　朝廷之許有未可必
也別紙有所禀幸闌聽而教之如何狀　啓草攥上而
似多有可改處且先人記事若収入於狀中則狀辭似
太冗別錄於狀後未知如何當時從義之人亦別錄以

備裁擇蓋廟享人當否先賜下敎且或 啓聞錄用子孫或自本道加恤典如何六鎭義士事蹟未及盡訪從當加錄以上姑以此爲稟議之地耳狀 啓則伏朢姑遷之以待更有所達如何

從義士別錄

贈司憲府監察李鵬壽

鏡城人自少時有志槩氣字不凡壬辰鞠賊之亂鵬壽首謀擧義求文武才有人望者爲大將而未得其人鄭評事與池達源崔配天兩人同至鵬壽家鵬壽出見大喜傾家奉之推爲主將留一月進誅鞠賊爲倡義別將轉討倭寇凡三捷立功白塔之戰中丸而死追 贈司憲府監察鄭公牧吉州以白塔郊衆李殷中出題試士鏡城人著義旅錄詳錄其倡義討寇之功閔判官維重爲文致祭洪

判官汝河撰墓碣銘盖鄭公非鵬壽無以擧義鵬
壽非鄭公無以成功當時從難之士鵬壽爲第
一若爲鄭公立廟當以此人配享今有孫曾七十
餘人其中儒生之後秀者李東白李東榮李震榮
李發榮而東榮則曾
經純陵參奉云

判官崔配天參奉池達源

兩人鏡城人皆好義者也鄭評事初遇兩人同至
李鵬壽家協謀擧義誅鞫賊討倭寇終始宣力最
多配天懷捷書奏行在 宣祖大王引見賜
帛給軍器寺判官職恤時巡察使尹卓然弃鄭公
擧績掩已加以搆捏二事交上故旋賞格不行從
難之主不得一言身坐此故也達源後爲濟源
殺參奉此由朝廷有所親知其賢而擧之非以
戰功也此兩人及姜文佑有並爲配享之議而又
有疑難之議未知如何如何況三人之功俱載義
旅錄閱判官誌章皆爲之致祭其功實出尋常而
配天以翔往行在僅得影職五品帖達源全
未蒙賞此三人子孫雖難錄用亦宜加恤達源則

無嫡子有妾子兩人咸海學海皆能文有識有乃父風而以其母內婢之故從縣役可惜可惜達源軍功固當追廩若免其兩子使之奉祀則可無遺憾配天子孫閭判官時報使免講而都事或有舉論之時伏聞閤下秋巡時下教凡倡義人子孫當爲别據處置云而未有明白指揮若蒙成給其帖文則當爲實惠耳配天之孫漢以儒士方治經云耳

僉使姜文佑

鏡城人以前權管從鄭公起兵縛鞠賊以先鋒將討賊能冒死赴敵而戰必有功爲人豪健丈夫能立然諾重義氣詳載義蕃錄其孫有世望考有識儒生耳又有賤孫敏興敏仁而兩人爲府奴

李麒壽

鏡城人鵬壽之兄鄭公倡義時以座首共謀倡義且鞠賊迎倭城池府庫板蕩之餘收其餘燼封閉修輯以待義兵

徐遂

鏡城人以前縣首興李顯壽同事

有功有職孫續胄方爲行營

忠義許珍武士金國信

吉州人珍敵愾功臣惟禮之曾孫鎭國信當壬辰之亂忠憤激烈潛行山谷募義兵從鄭公洪叛賊珍爲右斥候將國信爲左斥候將討倭立功鮮戰吉州事蹟此兩人戰功如鏡城之姜文佑徐巡使元履時說爲此等人亦立廟於吉州而未果云此兩人若廟享則鏡城之崔沈姜三人亦宜廟享但未知右兩人廟享合當否也珍孫喆旨識儒生國信曾孫衛萬武莊文起男再度勤王終始從軍牧使崔有海陳疏請收用義兵將子孫上命監司錄訪遺孫以褒錄用而該曹尚不施云珍國信子孫若被錄用鵬壽子孫固當先用如配天達源文佑子孫亦當錄用然大槩有海之疏既被允朝允許則該曹之至今不施實爲欠典况今國家方彰北邊事此等人子孫尤當特爲錄用以

示奬歡也

金麗光鏡城人 忠義許大成吉州人

此兩人戰亡而無事功可援文字不可只以戰亡故廟享如鵰壽也但戰亡子孫亦不可不加恤而兩人子孫俱無復戶之事此爲寃痛官行關本府本州使之復戶也如何大成則以功臣後裔其子孫例爲免講云而麗光子孫則無院講帖跡亘戚給也如何如何

僉正朴銀柱 守門將朴鎭澄 部將朴運柱

三凡家鏡城人也從鄭公有戰功參宣務三等子孫免講姜文佑亦參二等而其他儒生則皆未參原從必是武人則錄功時上京自許儒生則不能上京而漏落也

郡推一

鏡城人 王子被執時有救解之功 王子問其名則答曰吾哀 王子救之名則不必問也因不

答而去蓋其爲人有孝行一鄉稱之從鄭公起兵
云而無可考事實然如此人亦不可無褒賞者給
子孫免講帖
則如何如何

吳允迪

會寧人本以儒生鞠景仁之亂潛謀聚會儒品於
鄉校景仁圍鄉校發出首倡允迪自言而出適軍
人申世俊竊取鼓角吹于客舍門外振從疑景仁
出令齊會儒生輩仍教率新其不從者進攻景仁
儒生謹謂著給允迪當罷戰景仁從之遂窮討景
仁新之允迪本首倡而無成功只受軍器主簿職
帖其孫
鐏謚

出身車應麟　出身朴克謹子希說希發　儒生金謚孫養
尚仁曾孫汝益業儒　判官金鏡孫柱柱宇　玄儒生車得道孫軒曾孫天遵業儒
出身黃垂孫墳重　出身朴仁範孫自華

七人皆當守人 ○黃岳丁酉又赴嶺南倭亂庚子胡亂戰亡官止主簿 朴仁龍壬辰倭亂戰亡

出身金嗣宗 都訓導崔敬守

皆鍾城人從鄭評事而無功賞兩人後從討胡之功皆陞堂上 嗣宗妾孫金錄 敬守子得祉出身云

元忠恕

慶興人從鄭評事戰功特異受原從功券官至萬戶 曾孫自明 妾子時發 時得 時吉 時末 以賤母內婢 敢方從母役

鄭光傑 鄭應聖

文 子慶源人

余貞

本穩城官奴癸未從鄭砬有戰功從鄭評事死於嶺東之戰只有一子而今死有孫松鶴方爲官奴

有功戰亡之子孫雖難免賤役復戶恤典亦不及可歎

右人等皆從鄭公討賊而時未採得事實今方行關各邑使之求覔以送若來則當追錄以上矣噫自有北關以來開拓士境擊胡有功之人何限而當時皆蒙陞賞獨鄭公以早官立大功爲其時監兵使媢忌誣 啓掩功以致從難之士陞賞闕然先人記事曰至今人情憤惋以爲 王事不可成又曰當初 朝問隔遠只據一二誣 啓爲信厥後二十年間非無原隰咨詢而例不以前事爲意終未有記其實者云先人記事時距今五十年矣其間惟有關判官爲文致祭且復子孫免講徐

監司元履以其先世避亂此地賴義兵脫禍以此留意嘗
時事欲爲立廟而未果世間好古慕義之人何其鮮也
噫不以前事爲意此乃流俗人之事古之賢人君子未
嘗不以如此等事爲汲汲表章之地先人之記事闡發
官之致祭卽出於此意而端夏今持先人記事而來此
幸遇閤下巡宣之日而不復着力於此事使之永歸於
泯沒則其於事理當如何哉茲以縷縷至此伏惟閤下
下諒此意有所襃揚不勝幸甚（此下當有老峯書而見佚）

答李評事 端夏 書（此上當有畏齋書而見佚） 尤齋宋時烈

鄭評事事兒時嘗讀其壬辰擬立想像其爲人矣不料

其事業如此也古書有抗太難則祀之之文今以此俎豆於首事之地何疑何疑鄙見如此未知與論如何也

答李評事 端夏 書 此上當有畏齋書而見佚　西河李敏叙

別紙所教鄭公事勞亦耳目所未逮及未詳其何等人且得罪之故亦未知其如何而槩聞其人先輩長者亦多見許向拜白軒亦言其磊落人且朴來章之獄其所連引　朝廷亦辨其虛枉而其時適以詩案有臺諫深論著杖死云果爾則寃死之人所坐罪名雖重後來公議不可棄其人且其邊上倡義之功在人耳目者有不可掩則立祠以享似無所嫌此等舉措聳動邊民爲益

非細凡與方伯令公更加商量爲妙其中戰亡子孫錄
用事非私力所可辨凡或與主將相議直請於 朝廷
似合事宜未知如何鄭家適與鄭家子孫有相識者其
人略書曲折以示之故其紙並送耳所坐詩案亦在紙
端覽此則可詳矣

別紙

公少著文名早登科第其詩章騈語膾炙人口迄于
今不已焉公旣出身立 朝嘗以効忠盡節爲平生
志 萬曆辛卯出拜北評事壬辰倭寇旣覆三都賊
將清正長驅入北道列邑瓦解會寧賊鞠景仁鏡城

賊鞠世必等作亂導倭兩 王子及陪臣皆被擒於
賊而官守竄伏莫敢出氣公於是始售報 國之志
其方略機宜事功顛末非徒垂載 國乘北人立傳
爲記以爲不忘不泯之地至欲立祠俎豆之以公寃
死不敢爲聞應教維重頃在鏡府時詳聞公當時之
事且得其傳敘而來故玆寫一通于後矣至於 國
乘則澤堂太學士釐正 宣廟實錄於公平定北關
事特筆立綱敘目著公忠勤甚詳亦嘗稱道於人云
公之臨亂宣力若是其彰明而伊時咸鏡監司尹卓
然惡公聲績掩巳誣 啓以聞 行朝故公之大功

不被顯賞只以誅鞫賊功陞拜吉州牧使廢後北人爲公陳疏訟功　癸亥始到復陞嘉善階公則終始不伐對人未嘗語北事知公者則尤服公爲公素性恬退不曾趨尚時好故竟未大顯於　清朝及光海壬子後目見時事大乖兇賊鄭造又不幸近出門族故因杜門屛跡若見造來則或沉醉不省或瞑目不語以是大爲其黨所擠且與李爾瞻隔洞而居爾瞻許公文才常欲納結而公一不造其門故邅迴不調者凡十餘年其間或佩郡紱而亦未曾一年淹於任所己未後廢　母之變旣發廷請收議之時公每[illegible]

避在外一無隨衆之累自是縱酒沉湎雖族人罕得
見其面蓋欲以酒自汚自廢也洪鶴谷相公卽公中
表兄弟也癸亥春間數訪公居輒值公醉卧語公子
弟曰大令公幾勿過飮待我更來云則可見鶴谷之
意而公竟不省悟是年三月 仁廟改玉 廟堂以
公有文武才被元帥薦且以公曾朝時屛斥人將大
用而公爲親乞養四月拜全州府尹七月下大夫人
喪歸洛居廬草土之中疾病連綿大腫發於下部又
未完合甲子正月李适叛 上將幸公山 命起復
公爲副摠管公力疾載曳追到龍仁腫勢添劇不得

運臯未果叅執鞫之列公痛恨不進獨歎者累日儀
而賊平得終設制是年十月朴來章等謀逆私相議
曰鄭某有將才可合大將聞醫人李大儉以治腫事
往來鄭某家可使大儉言及云云及事覺後此言出
於賊招公被逮仍與大儉面質則大儉曰此言果聞
於來章等而一番治腫下鍼之醫安得發此言於鄭
某乎云爾則公之寃至此乃白將篤放釋而臺論詩
案繼發則公竟未免梧棘之寃矣蓋公於戊午年間
在昌原任所官閒無事賦詠史十絕其一乃楚懷王
事也詩曰楚雖三戶亦秦亡未必南公說得當一入

武斷民望絕孱孫何事又懷王一時諷詠之作置在
亂稿中甲子居憂時搜出休紙塗褙廬幕此作亦爲
褙貼辟閒矣崔判書來吉卽公連家之人而亦無所
嫌郤者也一日來訪公坐久因見其詩近而詳視而
去乃爲傳誦於其兄弟親友間矣及是臺諫謂詩意
有所指論 啓刑訊其時澤堂李相公及浦渚趙相
公爲問事郎執其詩就委官前曰此乃詩人詠史之
作且無包藏底意思何可以此詩罪此人也云而安
得見施於衆咻中耶澤堂每誦公置對時元情文字
哀其抱寃而死修史時亦發明公之忠烈功業也噫

公以忠孝立心恬靜爲操素有才略早建功業而曾不趨赴時勢故當時知公者少不知公者多終無論救伸理之事而其寃枉則入到于今傷之也丙子亂後危在舟書之類遍蒙 宥澤則公亦必在於其中而公之子孫禍變之後流落嶺外 朝家需典不得弦明而第公殞於刑訊別無斷定罪案矣

鏡城儒生呈巡察使老峯之文

鏡城居前察訪朴興宗等謹齋沐百拜上書于巡察使閤下伏以除兇靖亂臣子之大義顯忠旌烈 國家之令典而如或被誣一時凶旣除亂旣靖而大義未彰抱

寃九泉忠未顯烈未旌而一令與永闕則此仁人君子之所以永嘆深悲必欲其昭揭而後已者也今我巡相閤下與評事閤下相議欲爲故評事鄭公文孚立廟於本府禦亂里兼以同時倡義死事之儒生配之此政所謂仁人君子之心而關係風敎莫大之盛擧也某等生在邊陲無所知識然秉彝之天有不容昧者每念鄭公事不大彰著於世未嘗不嘆息痛恨思欲立廟享祀以寓景慕之誠有素矣而往者觀風之使亦有欲就此事而未果者矣今我閤下斷然爲此擧至欲聞于　朝廷以增重光耀某等何幸今日得覩盛事而副宿願也仍

竊伏念凡爲前代忠賢建立祠宇之舉多由於鄉土人
士公議齊發或方伯邑宰之好義慕善者有所主張則
其事便就矣初未必稟命于　朝廷待其許而後方就
其事也蓋　朝廷者賢否雜進議論多歧如此等事未
易歸一必欲待其許而就其事則某等恐天下國內古
今祠院未有許多之盛也今時則　聖朝也固無如此
之慮而第竊聞鄭公平生爲人峭直世人多有媢嫉者
云其所就功業亦被掩覆於人者爲此故也況其末年
絓於逆獄終於寃死其不能自免又安知其不由於媢
嫉者多而扶護者鮮而然耶然則今日閤下之以此事

聞于 朝廷也或有異議生焉則 朝廷之尊斯請有未可必而 朝廷若不許則未知將何以處之也其勢恐不能違 朝命而强擧其事然則某等平生蘊蓄而不能發幸遇閤下而得遂其願者又恐墜於虛地而求爲一邦千載之恨也此雖某等之過計然作事貴於謀始不可不念及於此也某等竊聞評事閤下之先相國澤堂公曾秉太史之筆刋正 宣廟朝誣史世議咸稱其公云而曾爲評事時遍行一道採訪公議記鄭公事甚詳而於鄭公邈然無相知之分云其爲至公之筆可知而某等亦嘗以此事有所記錄今以澤堂所記比較則

無不符合而但有彼此詳略之殊耳至於崔公有海會
牧吉州時亦採本府事蹟記鄭公及境內從義人事頗
詳閤下若取而觀之可知當時功烈之偉而物論之公
也只是公論鬱於人心久而未發發於今日閤下巡宣
之日此豈非天意有俟而然耶此事得之於吾土耳目
質之於先輩記錄驗之於他州事蹟不啻如符契之合
而一道物論之公亦可以詳悉而無疑耳邊地未能常
安日後不虞之變有不可測而前代立大功業之人使
之被誣枉而無所表章時代漸遠父老盡喪消沉泯沒
歸於永熄而已則北關一道事有不忍言其於 國家

勵世磨鈍樹立風聲之道何如也茲以某等悉慮其如
乘此公論齊奮之日亟舉其事先立廟宇於桀亂里閭
下從而聞于 朝廷或請廟額或請追褒從義之人則
事有次第而無不能成之慮矣某等皆是窮儒不能收
合財力以給功費若蒙閤下捐給本府營米如干碩以
資其需用則巍然廟宇將不日而成矣某等抑又伏念
廟宇既成之後無以守護數間屋舍寥落於荒野之中
則無乃反爲傷心之歸乎此舉非如享祀儒賢之比雖
不可設爲書院若置書堂於廟宇近處使里中儒生讀
書其中而仍置廟直數三户使之兼護書堂則廟宇書

堂可以相賴而無荒廢之慮矣此里士子衆多而距邑治一日程而遠常時不能來處鄉校而肄業今因廟享之擧並謀此事則實爲兩宰閤下以爲如何也某等所嘗著義旅錄一編並此呈納以備參攷焉某等無任惶恐激昂之至謹百拜上書

題辭

鄭評事忠節功業宜受百世之報而至今泯沒無表章之擧豈惟北方義士所嘗鬱抑實亦 中朝搢紳之所共慨惜者也受 命北來先欲追請 褒崇之典以之樹風聲而勵忠義忽見儒狀之來尤可見一

脉士論之有在令人感歎不已立廟一欵無預於
啓聞先後早爲營建於立功之地誠合事理後學之
讀古書師慕古人莫不以忠孝爲本則使北方學者
設塾講習於廟傍惟評事忠義是師是法亦豈有違
於儒者之教也役費米布當於巡過時從優相助宜
循群情急擧無疑向事

鏡城儒生呈節度使李公 汝發 文

化下彰烈祠書堂儒生李東白等謹百拜上書于節度
使兼府使閤下伏以化下等今爲故義兵大將評事鄭
公營祠宇兼設書堂于近處以爲看護之地伏蒙閤下

特指營米以助功費凡干力役需用靡所不恤又蒙枉
駕立祠之地親率儒生等徘徊酬酢湖山草木亦被指
顧之榮化下等欽仰盛德日夕莊誦而已第念祠宇之
兼設書堂蓋爲儒生讀書藏修之所而旣無書糧可資
之路且於祭祀之時或自官家不能一一備送祭物則
粢盛亦有虧闕之弊而行祭時諸生聚會數日糧資亦
無出處化下等深以此爲慮仍竊思惟境內朱村地有
營屯田廢棄年久營中別無耕穫之事若蒙閤下劃給
此屯田於祠宇書堂以爲永業則化下等卽今亦無開
墾之力而前頭或募人民得以起耕則庶幾有所資益

而閤下終始之惠將感頌於無窮矣伏願閤下垂仁採納焉代下等無任惶悚之至謹冒死以陳

題辭

祠宇營立出於盛擧而又設書堂於祠宇之傍則日後之看護祠宇俾不至墜廢亦出於諸賢慕義尊先之志也深以爲嘉焉在果營屯田百碩落只廢屯空棄流來重記所簿之地雖不可永遠移給自營來設屯作之前七碩落只姑爲許借以爲收稅祠宇補用之地向事 後以屯田不可劃給還推

祠宇奉安祭文

畏齋

維歲次乙巳九月甲申朔二十五日戊申禦侮將軍行
咸鏡北道兵馬評事李端夏謹以醴粢牲幣敢昭告于
義兵大將鄭公伏以猗歟我公允文允武經濟之才廊
廟之具粤在壬辰出佐戎幕遭時孔艱島夷冠北叛民
並起助厥威毒竊據城鎭憑順稱逆 王子大臣元戎
長吏陷賊殆盡獨有公在竄身草莽密結義士義士之
首其姓曰李惟崔惟池暨姜協力先誅逆豎繼討狂賊
夷兇靖亂再奠北方功存百世俾也可忘鄉 邦追慕寓
建祠宇于玆武溪首事之所當時主人寔惟李公邀我
公至基此大功勞績最多竟死于忠議配公享無出其

上二三同志追竢論定祠墻之外别設小齋里中學子
爰處於居仰止景行樹之風聲從此邈竟太義揭明玆
涓吉辰設位妥靈魂兮歸來是憑是依章甫咸集禮秩
靡虧歲薦蚤數格來世啓佑恭伸明薦用表虔告

義壬子孫免講帖文　老峯

觀察使兼巡察使爲相考事壬辰倭亂之慘尚忍言哉
北路被禍最酷而重以賊民作亂竊據城邑幸賴忠志
之士倡義糾旅誅叛討冦廓清一路雖其倡隨之有次
第功勞之有大小要皆奮忠盡節爲　國效死或至捐
軀而不避其所樹立可謂卓然無愧於古人有光於

國家宜被百世酬報之典而初因道臣掩蔽以致旌賞
不徧實爲有識之所慨歎而今其子孫又將俱未免爲
廢豈不重可惜哉按一道而主風化之任者誠宜追加
褒奬別爲護恤使不失儒品之名以示 朝家旌忠勸
義之道玆用列錄當時倡義各人姓名于後所錄各人
姓孫乙良從令特許免講俾無汰定賤役之弊向事
右下鏡城鄉校齋任准此

後錄各人子孫中姑無業儒者不須

贈司憲府監察李鵬壽子孫　僉使姜文佑子孫

判官崔配天子孫　忠義許玹子孫

武士金國信 子孫

主簿吳允迪 子孫

萬戶元忠恕 子孫

僉正朴銀柱 子孫

守門將朴銀澄 子孫

部將朴連柱 子孫

出身車應麟 子孫

出身朴克謹 子孫

儒生金　銓 子孫

判官金　鏡 子孫

儒生車得道 子孫

出身黃　垂 子孫

出身金融采 子孫

都訓導崔敬守 子孫

出身朴仁範 子孫

邑宰李熹壽 子孫

彰烈祠享錄卷之二